憺園文集

憺園文集卷第十八

考

歷代社稷壇考

禮記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陳祥道禮書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祇稷所以祭五穀之神王社無預農事故不置稷大社則農之祈報在焉故有稷又禮記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向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註疏云墉墻也祭社時設主壇上北面而君來在墻下南向祭之

漢高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即禮所謂大社也時

又立官社配以夏禹即禮所謂王社也而未有官稷　平帝時又於官社後立官稷配以后稷　光武立社稷于洛陽仍不立官稷

魏自漢後常二社一稷　晉武帝時并二社爲一　元帝時仍立二社一稷凡三壇　劉宋仍晉舊

蕭齊武帝時何佟之議以近代相承帝社南向大社及稷並東向爲非禮宜改二社壇皆北向不稷壇則仍宜東向從之梁武帝時又加官稷壇

陳依梁舊

北朝元魏置太社太稷帝社於宗廟之右　北齊

立太社帝社太稷三壇于國右　隋文帝初建社稷並列于含光門内之右

唐社稷亦在含光門内之右初止有太社太稷睿宗時改先農壇爲帝社壇又别立帝稷壇開元禮載祭太社太稷儀設太社太稷於壇上北向設后土于太社之左設后稷于太稷之左俱東向又諸州祭社稷儀社壇稷壇皆北向設后土于社神之左設后稷于稷神之左俱東向

宋制止有太社太稷　政和五禮新儀載社壇北向以后土配東向稷壇北向以后稷配亦東

向

按自漢迄宋社與稷皆分為兩壇無合祭于一壇者然考唐與宋各壇中后土后稷配位皆西設東向以居于左並無尚右之說也

宋孝宗淳熙四年設社稷于壇之南方北向設后土勾芒氏后稷氏位于其西東向

按孝宗時似合太社太稷在一壇者其社與稷孰在左雖無可考然其配位則又皆並列於西而在左矣並無尚右之說也

明初社與稷亦建兩壇洪武十年太祖以社稷不

宜分祭遂合爲一壇永樂中建壇北京亦如其制東太社西太稷皆北向后土西向后稷東向此明祖一時之見非有所據也

郊祀考

周禮冬至祀天於地上之圜丘夏至祭地於澤中之方丘禮記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向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宋儒陳祥道禮書祀天於南郊而地上之圜丘者南郊之丘也丘圜而高所以象天祭地於北郊而澤中之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其位則神南面王北面神天

神即上帝也祇北面王南面祇即皇地祇也

漢代郊祀

漢初未有南北郊其祭天也仍秦四時增北時祠五帝是爲雍五時又有甘泉泰時其祭地也祠后土於汾陰河東　高惠文景武昭宣元八帝凡一百六十餘年皆祭天地於雍時甘泉及汾陰諸祠總無南北郊

成帝建始元年用匡衡議罷甘泉及汾陰諸祠始作南北郊於長安　建始二年正月上始祀天於南郊祀后土於北郊此漢置南北郊之始主分祭時未議及配位其方向亦不載　尋又罷

南北郊　尋又再復再罷　成帝建始時始有南

北郊之制而猶罷復不常

平帝元始五年用王莽議又復南北郊　莽議以

爲宜從成帝建始時匡衡之議而又頗改其祭禮

曰子孟春天子親合祀天地於南郊以高帝高后並

配此合祀之始冬至使有司祭南郊以高帝配夏至使有

司祭北郊以高后配　其合祭方向天地皆南向

地差在東帝后皆西向后差在北　其遣有司分

祭方向不載

平帝元始時始定南北郊之制始合祭天地始以

后配地

光武建武二年初置郊兆於雒陽城南採平帝元始中故事合祀天地　中元元年始營北郊於雒陽城北二年別祀地祇以薄皇后配　其方向地祇位南面皇后位西向　東漢自光武依元始故事定制後歷明章和殤安順冲質桓靈獻共一百五十餘年總無變更

三國郊祀其方向多不載

漢昭烈帝章武二年營南郊於成都

魏明帝景初元年始立郊丘之制詔圜丘曰皇皇

帝天以始祖帝舜配方丘曰皇皇后地以舜妃配南郊曰皇天之神以太祖配北郊曰皇地之祇以武宣后配分郊丘爲二從鄭康成之說而又變其稱名 自正始以後魏代不復郊祀

吳孫權末年南郊追上父尊號爲始祖以配天後王嗣位終吳代不郊祀

晉代郊祀其方向多不載

晉武帝即位南郊燎告未有祖配 泰始二年詔合圜丘方丘于南北二郊南郊以宣帝配北郊以宣光后配

元帝即位于建康大興二年立南郊　北郊未立地祇共在天郊其饗配之制一依武帝始郊故事

成帝咸和八年立地郊

南北朝郊祀其方向多不載

宋武帝永初二年親祀南北郊三年詔從司空議奉高祖配天

齊高祖受禪明年有事南郊未有祖配

梁武帝即位爲壇于國之南祀天以皇考太祖配爲壇于國之北祀地以德后配

陳武帝受禪南郊以皇考德皇帝配北郊以皇妣

昭后配　文帝天嘉中南郊改以高祖配北郊改以德皇帝配

後魏道武皇帝即位二年正月親祀上帝于南郊南面以始祖神元皇帝配西面祀地于北郊以神元后配其方向不載又冬至祭上帝于圜丘與南郊同夏至祭地于方丘與北郊同

北齊每三年一祭以正月祀天于圜丘以高祖武帝配夏至祭地于方澤以武德后配

後周祀天于圜丘祭地于方澤皆以其先神農氏配又祀感帝于南郊又有神州壇皆以其始祖侯

奠瘞配

隋代郊祀方向不載

隋文帝受命定制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祭地于方丘孟春祀感帝于南郊孟冬祭神州于北郊皆以太祖武元皇帝配

煬帝大業元年感帝神州二祭改以高祖文帝配

唐代郊祀

唐高祖武德初定令每歲冬至祀天于圜丘以景帝配夏至祭地于方澤以景帝配

太宗貞觀時奉高祖配地郊

高宗時以高祖太宗並配圜丘

武后臨朝垂拱元年郊丘諸祀以高祖太宗高宗並配自此以前皆分祭其方向皆不載天冊萬歲元年始合祭天地于南郊其方向亦不載

明皇開元十一年親享圜丘從張說議以高祖配罷三祖並配之禮開元二十一年詔夏至祀地于方丘以高祖配此分祭其方向圜丘上帝南向高祖西向方丘地祇南向高祖西向開元禮載自唐高祖至明皇開元共一百二十餘年皆主分祭內惟武后合祭一次

明皇天寶元年合祭天地于南郊自後有事圜丘皆天地合祭

後五代郊祀

惟文獻通考載梁太祖南郊一次後唐莊宗南郊一次明宗南郊一次周太祖南郊一次其配位方向皆不傳而北郊則全未見

宋代郊祀

宋制每歲冬至祭圜丘正月祈穀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凡四祭昊天上帝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孟冬祭神州地祇于北郊已上皆遣官致祭是爲常祀三歲一親郊則于南郊合祭天地是爲大祀其合

祭大祀亦以冬至日

太祖時常祀以四祖僖順翼宣迭配親郊則以宣祖太祖父配

太宗即位常祀以宣祖太祖迭配太宗興國三年

親郊天地以太祖配淳化四年從蘇易簡議親郊

以宣祖太祖並配

真宗即位初年定制親以太祖太宗同配其常祀

以宣祖太祖太宗迭配

仁宗即位初年定制親郊仍以太祖太宗同配其

常祀以宣祖太祖太宗真宗迭配景祐二年親郊

用禮院言以太祖太宗真宗三聖並配其常祀仍

如前迭配皇祐二年合祭天地于明堂三聖並侑
宋初雖有大享明堂之禮然未嘗親祀只命有司
攝事沿隋朝舊制寓祭南郊壇至是始以大慶殿
爲明堂一如南郊之儀蓋舉常郊之歲而移其禮
[illegible]堂也其方向則從太常禮院言天地皆
南向太祖太宗眞宗皆西向嘉祐七年從楊畋議
罷三聖並配之禮詔南郊以太祖定配
神宗熙寧十年親郊合祭天地於南郊自此以前每三歲一行合祭禮
元豐元年樞密院陳襄等詳定郊祀禮文上言其
略曰伏承聖意以天地合祭爲非禮詔令更定臣

謹案周禮冬至圜丘夏至方澤百王不易之禮去周既遠漢元始中姦臣妄議謂當合祭平帝用之禮之失自此始矣由漢歷唐千有餘年之間而以五月親祀北郊者惟四帝而已魏文帝周武帝隋高祖唐睿宗然而隨得隨失卒無所定垂之本朝未遑釐正伏望陛下每遇親郊之歲先以夏至祭地然後以冬至祀天此所謂大者正也元豐六年冬至親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始罷合祭不設皇地祇位然親祀地祇之禮終未舉

哲宗元祐七年親郊詔今歲圜丘宜依熙寧十年

故事設皇地祇位以申始見之禮厥後親祀北郊依元豐六年五月祀地之制俟郊禮畢集官詳議以聞紹聖元年詔罷合祭自今因大禮之歲以夏至親祭地于北郊然北郊親祀終帝世未克舉云

徽宗政和四年帝始親祭地祇于方澤以太祖配其方向太祖位東向自後徽宗親祀北郊者凡四

北宋自政和四年以前地壇皆南向以後十二年地壇皆北向

高宗建炎二年帝幸揚州庶事草創乃築壇合祭天地以太祖配紹興二年改地壇南向禮官言國

朝祀地位南向自政和四年改設北向今北面望祭請仍南向從之紹興十三年始修立郊祀大禮定制南郊合祭天地以太祖太宗並配其方向天地皆南向祖宗皆西向南宋自紹興十三年以後總無變更

金代郊祀

金初因遼俗有拜天之禮遼祭木葉山無南北郊其後太宗即位乃告祀天地蓋設位而祭也天德海陵王年號以後始有南北郊之制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夏至祭地于方丘

世宗大定十一年始郊命宰臣議配享之禮定制以太祖配其圜丘合祭方向天地皆南向地在東稍却太祖配位東設西向其方丘祭地方向地祇亦南向太祖亦東設西向

元代郊祀

憲宗即位二年始以冕服拜天于日月山又用孔氏子孫元措言合祭天地以太祖睿宗配享世祖至元十二年始命太常檢討唐宋金舊儀于國陽麗正門東南七里建祭臺設上帝地祇位自後國有大典禮皆即南郊告謝焉

成帝即位始爲壇于都城南大德六年合祭天地于南郊遣左丞相攝事大德九年從中書省議不設祖宗配位
武宗至大三年有事于南郊以太祖配時禮臣議立北郊帝是之而未果行
仁宗延祐元年禮官又請立北郊帝謙讓未遑北郊之議遂輟
文宗天順元年始親祀天于南郊以太祖配　元無北郊其南郊儀制上帝位天壇之中地祇位次東少却皆南向太祖配位東設西向

明代郊祀

明太祖吳元年建圜丘于鍾山之陽以冬至祀天建方丘于鍾山之陰以夏至祀地（其方向不載）　洪武二年奉仁祖配天地其位西向（其時天地分祭）　太祖以天地分祭行之已久災異時見遂謂不宜分祭洪武十二年即南郊建大祀殿以正月合祀天地是謂天地壇奉仁祖配　其方向天地皆南向仁祖（太祖父）西向

建文時奉太祖配撤仁祖配位

成祖永樂十八年北京天地壇成每歲仍合祀如儀

仁宗洪熙元年以太祖成祖並配皆西向

世宗嘉靖九年從夏言請建南北郊分祭天地又從言請罷配成祖位止以太祖配其方向圜丘壇上帝南向太祖西向方澤壇地祇北向太祖西向自洪武十二年至嘉靖九年共一百四十餘年皆天地合祭不另建北郊自洪熙至嘉靖九年共百餘年皆二祖並配自嘉靖九年定制後凡百餘年總無變更

祀地方位考

周禮祭地于澤中之方丘方位不載

漢光武中元元年營北郊于雒陽城北二年祀地
祇以薄太后配地祇位南向配位西向
唐開元禮二十一年夏至祀地于方丘以高祖配
地祇南向高祖西向
宋政和四年夏至親祭地祇於方澤以太祖配地
祇位北向太祖位東向
紹興二年禮官議改北壇南向十三年合祭天地
於南郊天地皆南向祖宗皆西向
明吳元年夏至祀地于鍾山之陰南向
洪武十四年合祀天地天地皆南向仁祖西向

嘉靖九年建方澤壇從夏言請罷成祖配位皇地祇北向太祖西向

歷代纂修書史例考

唐張說於睿宗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明皇時左遷授檢校并州長史仍修國史敕齎稾即軍中論譔久之復爲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旣而停中書令罷政事在集賢院專修國史吳兢爲太子左庶子修唐書左遷荆州司馬令以史草自隨兢所治撰錄令狐峘自右庶子史館修撰貶吉州别駕所分撰代宗實錄於貶所畢功沈傳師爲

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史館修撰預修憲宗實錄長慶三年出爲湖南觀察使引張說令狐峘例敕就湖南修成

宋司馬光治平中奉詔編集通鑑神宗時爲翰林學士轉樞密副使以議新法不合出判西京御史臺歸洛以書局自隨聽自辟官屬所司給筆札果餌凡十五年通鑑成

歐陽修爲翰林學士修唐書青後使契丹歸知開封府仍修唐書

明程本立洪武三十一年入翰林纂修高廟實錄

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建文三年坐失誤陪祀降
江西按察副使以實録未成仍留翰林纂修李至
剛永樂元年以禮部尚書預修太祖實録至剛尋
坐事詔奪其官仍令纂修

河源考

自禹疏九河之後司馬遷河渠書述之悉矣而河
之源則詳於漢書張騫傳酈道元水經注及元史
諸書自張騫使西域後說者咸謂河出崑崙潛行
地下分二流出葱嶺于闐合注蒲昌海復潛行地
下出積石山西南又東流入塞魏應瑒靈河賦所

云洛靈川之遐源於崑崙之神丘凌層城之陰河賴后土之潛流晉成公綏大河賦所云潛崑崙之峻極出積石之嵯峨者是也至元世祖始命其臣都實爲招討使西窮河源得之於吐蕃朶思甘之南曰星宿海四山之間有泉近百泓滙而爲澤登高望之若星宿然其地在中國西南直四川馬湖府正西三千餘里較崑崙殆爲近焉自西而東合諸河水其流浸大東北流分爲九渡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即崑崙也繞崑崙之南折而東而北而西復繞崑崙之北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始入

中國自貴德西寧之境自積石經河州東北流至
蘭州北繞朔方上郡又東出境外經三受降城東
勝等州又折東南出龍門過河中抵潼關東出三
門集津爲孟津過虎牢而勢益雄放無崇山巨磯
以防閑之旁激奔悍民被其害方禹之導河蓋自
西而東又轉而北之東以入海焉周定王時河徙
砱礫於是變遷無常大勢徙而東南滎陽以下則
奪汴水徐邳以下則奪泗水清口以下則奪淮水
而非河之本道矣蓋中國之水非一而黃河爲大
其源遠而高其流大而疾其質渾而濁其奔騰潰

決視諸水爲甚故自周以來無代不有河患竭人力以捍之而僅乃得安治河者不可不加之意也

古不合葬考

禮記檀弓曰舜葬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祔孔頴達正義曰此一節論古不合葬之事舜以天下爲家故遂葬于蒼梧之野三妃不就蒼梧與舜合葬也記者旣論古不合葬與周不同引季武子之言云周公以來蓋始祔葬祔即合也言將後喪合前喪夫以曾參周禮而蓋祔之云有思古之微辭焉古之所以不合葬者宅兆

安厝形體既藏反虞升祔迎精氣以聚于廟中祭則鋪筵設同几以形體降而精氣升形體分而精氣合也故古亦無墓祭之禮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各以其族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蓋葬之有昭穆子孫之祔葬者皆在兆域之中則言先王而后自不得異兆域矣其同穴否未可知也檀弓又記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離間隔合乃同穴也季武子之言

再見于檀弓前云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後云周公蓋祔祔與合注疏家無分宋咸平中議改卜李皇后園陵命使按行陵地議立陵名禮官言周顯德末都省集議故事帝后同陵謂之合葬同塋謂之祔葬漢呂后陵在長陵西百餘步以同塋兆而無名號又唐穆宗二后王氏生恭宗蕭氏生文宗並祔葬完陵之側今園陵鵲臺在永熙陵封地之内恐不須別建陵號從之顯德禮官之議分祔葬合葬不知何所本要可謂達于禮意矣載攷漢世皇后別起陵墓閒同塋域則不別

立陵號而未有同塚壙者隋文帝亦與獨孤后同
墳異穴也嚴善思之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以
卑動尊術家所忌其說雖未見經傳然以昭陵之
先後言之則是皇后之喪在先幽宮重關外留機
道以待後日者有之矣若攻鑿治錮啟入後喪誠
乖神道矣且天子以天下爲家魏孝文既不合祔
文明太后于雲中山陵始于永固陵北自營壽宮
有終焉瞻望之志及遷洛陽乃表瀍西以爲山陵
之所而方山虛宮號曰萬年堂蓋山陵自當從其
所遷之都也周人發祥于豳岐而文武周公葬于

畢在鎬京之東從所都也究之豳岐之間豈無先世之域兆哉又按景德四年幸鞏縣朝陵先至安陵行奠獻之禮次詣永昌陵永熙陵又詣元德皇后陵奠獻又徧詣孝明孝惠孝章懿德明德淑德皇后陵又至懷皇后陵又自元豐七年以前儀制帝后異宮酌獻則宋之帝后不同陵之明証也景德皇太后李氏以葬書選定園陵年月未吉依禮官之議用攢禮而存葬名紹興遂循故事隆祐太后亦以權殯而行虞祔其後顯仁皇太后韋氏崩祔于永祐陵攢宮而詔稱兩攢宮顯肅顯節二后

則祔于昭慈聖獻皇后開禧三年成肅太后崩三
永阜陵正北祔殯他時諸后或以上仙在山陵之
前無可祔而別葬或在山陵已卜之後而從葬或
以神靈既妥而不遷祔或以典禮未備而改殯大
抵以顯德禮官之論考之皆是祔而不合同塋域
而不同塚壙也原周禮所以聚族而葬者國有分
土山川形勢有定在井疆已授不欲分更也故公
叔文子欲葬瑕丘而蘧伯玉譏之註言刺其欲害
人良田也後世則以術家選擇論風氣聚散水土
淺深穴道向背難得佳地祔于先兆則不須覆案

亦以省財費息人力非以分異爲不可也又檀弓
季武子成寢條中疏言武子文飾其過謂此冡墓
是周公以前之事不須合葬我故平之以爲寢若
然則是杜氏遠祖之葬而子孫祔之必非先葬者
之夫婦矣今人但以合葬爲伉儷同穴之稱故多
窒礙而不能通也伏見
太皇太后山陵諸大臣皆謂
慈寧作嬪
文皇禮宜合葬而未能稽古定制
皇上仰遵末命孝思追慕卜宅兆于

孝陵之陽以便歲時奠獻又重違成例以安攢而
行虞祔如宋景德之禮故備考古來帝后不合葬
之事若干條于左而祔不祔但論其當時事體之
宜而未可執爲一定也若夫祖宗之精氣則以聚
于廟中爲合而不在形體之同塚壙爲合明矣
堯母陵在慶縣城内明嘉靖十八年御史謝少南
言慶都乃帝堯肇封之地堯母爲帝嚳元妃今縣
城内陵墓具存祀典失舉世宗曰帝堯父母異陵
可見合葬非古即命修建祠廟
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皇覽曰舜冢在零陵營浦縣

皇甫謐曰二妃葬衡山

漢文帝薄太后別葬南陵

宋武帝孝懿蕭皇后遺令漢世帝后陵皆異處今可于營域之外別爲一壙一遵往式乃開別壙與興寧合墳　孝武路皇后葬孝武陵東南特號修

寧陵

魏文成文明皇后馮氏承明元年尊曰太皇太后太皇太后游于方山顧川阜有終焉之志因謂羣臣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豈必遠祔山陵然後爲貴哉吾百歲後神其安此孝文乃詔有司營建于

方山十四年崩葬永固陵
唐中宗將奉母后合葬乾陵嚴善思建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今啓乾陵是以卑動尊術家所忌且石門冶金錮隙非攻鑿不能開神道幽靜多所驚瀆漢世皇后別起陵墓魏晉始合葬非古也
宋太祖元配孝惠賀皇后葬太祖父宣祖安陵不與太祖合葬　太祖孝明王皇后乾德二年四月葬安陵之北太宗懿德符皇后葬安陵西北　真宗元配章懷潘皇后葬太祖永昌陵之側特名保泰陵　真宗章穆郭皇后景德四年崩葬永熙陵

西北永熙太宗陵

金睿宗貞貴李皇后遺命置塔遼陽不必合葬

明嘉靖元年十二月議擇壽安邵太后葬地羣臣爭言掾子嶺地形高敞可以卜葬而世宗意必欲葬茂陵大學士楊廷和等言昔宋寧宗欲祔孝宗于裕思諸陵之旁朱熹累疏謂祖塋之側不當數興工作驚瀆神靈先年孝穆皇太后祔葬與憲廟幽宮同時掩工其後孝貞皇太后亦不過開壙即葬今欲祔壽安皇太后于茂陵左右旋開金井大興土功憲廟在天之靈能自安乎且其襟抱疏洩

利害所關不細臣知而不言是爲負國請如原議

卜宅椽子嶺便世宗猶豫未允

古文尚書考

東晉梅賾所上古文尚書先儒多以爲僞本論者非一案班書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師古曰孔安國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鄭玄序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儒林傳安國以古文起家爲諫大夫授都尉朝司馬遷亦從安國問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

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後漢書作庸譚）生授清河胡常常授虢徐敖敖授王璜平陵塗惲（後漢書作塗惲）惲授河南桑欽平帝時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莽又立樂經博士員經各五人（後漢書儒林傳王莽時諸學皆立十四博士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無古文尚書章帝建初八年詔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古文尚書安帝延光二年詔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穀梁春秋各一人　按東都博士無安國尚書魏晉復置詳後注）璜惲等皆貴顯後漢書儒林傳孔僖魯國魯人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黨錮傳孔昱魯國魯人七世祖霸封褒城侯昱少習家學注云家學尚書此安國書傳授及尊顯本末也又案儒林傳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

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杜林傳林前于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以傳東海衞宏濟南徐巡宏爲訓旨此數家所傳皆漆書本也其書與安國本同異皆不能考但鄭玄嘗爲孔書序贊而賈逵父徽受書于塗惲逵傳其父業是兩家之書亘二君皆見之二君初未證其異同則孔杜當非二本矣此外賈逵别有歐陽大小夏侯多十六篇之數此即張霸之徒所作僞書也二說參差未詳孰是然云杜本惟二十九篇賈馬鄭于古文並有師承豈

漫然爲傳注者乎且鄭又嘗爲孔書序贊不得云
仍伏生之舊也其二云張霸僞書恐亦未是張霸百
兩篇文意淺陋成帝時霸以百兩徵中書較之非
是當時已黜其書豈以鄭玄名儒霸反得售其欺
耶之二說愚不敢信也大率得多十六篇之數孔
說爲確矣北齊書儒林傳序曰時儒士罕傳尚書
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于屯留王總傳授
浮陽李周仁及渤海張文敬及李鉉權會並鄭康
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注解武
平末河間劉光伯信都劉士元始傳費甝義疏乃

留意焉隋志曰安國傳齊建武中始列國學案晉書職官志晉初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及江左初減爲九人元帝末增儀禮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爲十一人此内並有古文尚書志無明文知者考荀崧傳崧疏有曰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既云孔氏是十九博士中有古文尚書又崧傳元帝踐阼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伏氏論語孝經博士各一人凡九人是九博士中有古文尚書志曰增儀禮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爲十一人則九博士如舊是十一博士中有古文尚書後又增爲十六人不復分掌五經而謂之太學博士宋置助教十人但云尚書古文有無不能知而此云齊建武中始列國學者蓋以武帝元帝時所列皆是舊本齊建武中所列乃賾本故云始列謂是賾本得立之始也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又儒林傳江左尚書則孔安國河洛尚書則鄭康成案北齊書隋志所云孔氏尚書並非眞本蓋晉世以前所謂古文皆指

孔杜二本馬融鄭玄王肅謝沉范甯李顒姜道盛撰注者是也齊建武後梅賾古文列于尚書古文同異三卷（此書辨古今文同異非辨孔杜同異）劉陶有中文尚書成都張楷濟陰孫期南陽尹敏（句斷）汝南周防師事徐州蓋豫（句斷）汝南周磐陳留楊倫山陽度尚（尚傳註續漢書曰尚黨錮中人通京氏易古文尚書）南陽孔喬（樊英傳註謝承書曰孔喬學古文尚書春秋左氏傳）吳蒼梧士燮（吳志燮傳陳國袁徽與荀彧書曰交阯士府君尚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今欲條左氏尚書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皆傳古文尚書晉弘農董景道及劉元海皆明馬氏尚書蓋自晉以前古文之學流傳之盛若此是非一人一家之學自匆于竄竊也審矣何緣而鄭冲之

徒得別有傳本也又案隋書經籍志杜林傳古文尚書賈逵作訓馬融鄭玄傳注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疑經文當是舊本書目有古文尚書十三卷孔安國傳尚書十一卷馬融注案漢初爲傳注者皆與經別行及馬融爲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馬注尚書亦應具載本文此與晉世秘府所存經文當是一本唐初諸儒羣棄先儒傳註固失之矣并其經文而亡之不更誤乎尚書九卷鄭玄注外又有王肅謝沉李顒姜道盛姜道盛見魏書皮豹子傳舊唐書盛作成四家撰註及古文尚書一卷范甯注梁有尚書十卷范甯注亡又尚書義疏十卷費甝撰尚書疏二十卷顧

彪撰舊唐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並同外多范甯注十卷任孝恭大義二十卷陸氏釋文云馬鄭所注二十九篇則亦不過伏生所傳之二十八而泰誓別得之民間合之爲二十九且非今之泰誓其所謂得多十六篇者不與于其間也此說與隋志略同而正義則云鄭氏書于伏生所說之外增益二十四篇通十六卷以合于漢文得學官此後諸家所注皆贗本也李百藥所云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注解以其時贗本盛于江左山東惟行鄭氏故云然耳唐初諸儒莫不以贗本爲眞古文孔穎

達特標此書諸儒唯然同之於是安國僞書孤行于世而馬鄭諸家之注蕩然無復存者以數百年源流授受之書而烟消灰滅于一旦此實當時義疏諸家不能辭其責者也吳草廬曰考傳記所引古書見于二十五篇之內者如鄭玄趙岐韋昭王肅吳云肅誤[illegible]杜預皆指爲逸書則此二十五篇漢魏晉初諸儒未之見也朱仲晦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之見可疑之甚二說者精矣案禮記國語左傳孟子注凡指爲逸書者蹟本收拾無遺傳記引書不下于四十二篇之內而盡在二十五

篇之中其亦難信矣然百篇之目并有疑之者正義曰武帝時有太常蓼侯孔臧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曰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觀此知漢時伏生書止云二十八篇無論秦誓不列即并序為二十九篇之說亦非）不知其有百篇也是則安國尚書當時固疑非真矣愚謂孔書真偽固不敢知但杜林正人決不屑為劉炫之連山易魯史記者且賈馬鄭諸家為之傳注必非無據而然漢儒傳經各有本末未必如孔穎達諸儒之妄也至于增多二十五篇并序確為偽本無疑因記此以竢博雅者考焉

吳才老棫曰增多之書皆文從理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矣乃至一人之手而定爲二體其亦難言矣朱仲晦曰小序斷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近令孫仲愚寶侗益都人曰書序爲後人僞作逸書之名亦多不典至如左氏傳定四年祝佗告萇弘其言魯也曰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墟其言衛也曰命以康誥而封于殷墟其言晉也曰命以唐誥而封于夏墟是則伯禽之命康誥唐誥周書之三篇而孔子所必錄也今獨康誥存而亡二

書已爲書序者不知其篇名而不列于百篇之

內疏漏顯然是則不但書序可疑并百篇之目

亦未可信矣諸說甚核特附錄於此

明宗藩歲祿考

上命寮明朝宗藩歲祿臣謹一一稽考彙寫以進

臣考洪武二十八年閏九月上謂戶部尚書郁新

曰朕今子孫衆盛原定親王歲祿五萬石今天下

官吏軍士亦多俸給彌廣其斟酌古制量減各王

歲給以資軍國之用于是定親王萬石郡王二千

石鎮國將軍一千石輔國將軍八百石奉國將軍

六百石鎮國中尉四百石輔國中尉三百石奉國中尉二百石公主及駙馬二千石郡主及儀賓八百石縣主及儀賔六百石郡君及儀賔四百石縣君及儀賔三百石鄉君及儀賔二百石郡王嫡長子襲封郡王者歳賜比始封郡王減半支給又戶部尚書郁新言親王歳米旣有定議請令有司如數給之上曰晉燕楚蜀湘府給如數代肅遼慶寧谷府遠在邊民少賦薄歳且給五百石齊府千石秦王幼應用米有司月進其罷給及多寡異者並出一時權制云

臣謹按徐學聚國朝典彙云洪武時親藩既少
物力方茂故祿米尚多及查會典所載周王二
萬石襄封萬二千石秦晉楚蜀慶魯寧瀋鄭趙
襄荊淮德秀崇吉徽興岐益衡雍壽汝涇榮王
各一萬石代王六千石唐王五千石遼伊韓王
二千石岷王千五百石肅王一千石與前迥異
豈非宗支蕃衍爲式貢之地耶然中間差等不
一如珉如肅反不如他府之初封郡王尚有二
千石而珉府之郡王五百石更不如本府之鎮
國尚一千石其他如代府之六千唐府之五千

韓府之三千遼府之二千或係暫作行糧或係
轉餉之難俱不可曉也又惟周府本色二萬石
或係太宗母弟之故至其子孫尚存萬二千則
秦晉二王獨非太宗之母弟乎
考永樂時戸部言比年旱潦少收諸王歳給禄米
各宜撙節上命遼寧伊秦及靖江王府皆循舊例
瀋唐郢魯王府俱依祖訓萬石内歳給米三千石
餘支鈔安王府歳給米千石順陽王五百石餘皆
支鈔又永樂二十二年仁宗增諸王歳禄周府加
米五千石通前二萬石悉支本色慶府原禄一萬

石悉支本色寧府加米九千石通前一萬石悉支
本色代府加米千五百石通前二千石悉支本色
瀋府加米七千石通前萬石本色六千石餘折鈔
唐府加米千七百石通前二千石悉支本色魯府
加米二千石通前五千石悉支本色遼府加米一
千石通前二千石悉支本色肅府加米五百石通
前一千石悉支本色秦府原祿一萬石內加米四
千五百石通前五千石支本色餘五千石折鈔伊
府加米一千七百石通前二千石悉支本色靖江
王加米七百石通前一千石悉支本色漢趙二府

各加米二萬石通前三萬石仍歲加鈔十萬貫晉
王給米三千石明年又命戶部給韓王歲祿米三
千石內一千五百石支本色餘折鈔襄陵王樂平
王各歲祿一千石內五百石支本色餘折鈔
臣謹按漢庶人以宣德元年反削國而趙王亦
辭所加之祿所謂三萬石者亦未嘗有也其後
率遵祖訓云
考皇明祖訓郡王歲祿二千石後以邊境用糧浩
繁止給千石英宗復辟諸王以情自陳各量增之
如河東王給一千三百石內五百五十石折鈔

弘治十四年八月戶部等衙門奏定宗室祿米減折例從之弘治初以宗室日蕃支費日廣官銀不敷遂命皆減半支給至是復奏准于減半數內每一百兩仍減二十兩齋糧蔴布通革免其郡王以下祿米俱米鈔中半兼支郡主而下祿米俱本色四分折鈔五分

嘉靖八年宗室之載屬籍者八千二百三人三十二年部臣題各府祿糧八百五十二萬石四十四年御史林潤題天潢之派已盈三萬集官會議凡六十七條題奉欽依各宗藩條例內一欵查得成

化十一年十月內該慶王奏封第六子豐林王邃
埦祿米該戶部查照平凉岐陽弘農三郡王俱係
初封祿米該一千石事例題奉憲宗皇帝聖旨是
欽此臣等議得郡王祿米二千石襲封者比初封
減半支給此載在祖訓者也其後韓府襄陵等王
十七府初封襲封俱一千石蓋不止平涼岐陽弘
農三郡王爲然也甚至岷府善化等王十四府初
封襲封俱五百石在當時多寡懸殊已如此況蕃
衍如今日乎除巳封郡王及岷府五百石俱照舊
外以後初封郡王祿米悉照成化年間例俱一千

石仍照今題事例三七本折兼支合候命下行文
戶部通行各該王府知會永以為例又一款議得
[illegible]封之祿親王自遼韓伊岷肅諸府止二千石外
秦晉諸府一萬石故鎮國將軍以上常有餘鎮國
中尉以下常不足況二百年來宗支蕃衍郡王二
百四十餘將軍中尉一萬二千餘郡縣主鄉君一
萬六千餘歲支祿米八百六十餘萬石其勢必不
能給是以中尉而下窮苦之狀有不忍聞者此交
城王奏謂宜酌處以便將來誠為有見也查得見
行事例郡王將軍中尉本折中半兼支今交城所

奏二分本色八分折鈔似涉太廉合無依林潤所
奏三七之說通融酌處在郡王鎮輔奉國將軍俱
三分本色七分折鈔鎮輔奉國中尉俱四分本色
六分折鈔郡縣主鄉君及儀賓俱二分本色八分
折鈔其本折輕重之數各從彼中舊例支給至親
王之中有能念同宗窘乏願減已祿以補不足者
具疏奏聞降勅褒異以爲尚義者之勸又一欵議
得中尉之祿實食百石而庶人之米今反過之宗
女之婚僅支百兩而庶人之壻今反厚之輕重失
倫合無依武岡王所奏庶人止許同妻共月支六

石量從本折中半兼支庶女任其擇配不得復給
布米婚喪之費永爲定例
嘉靖末秦晉周楚蜀趙慶襄淮德崇歲祿萬石辭
一千石魯益衡歲祿萬石辭二千石榮王萬三百
石與唐王六千五百石俱辭五百石而郡王以下
至中尉皆有所減削矣
禮部覆河南撫按栗永祿楊家相禮科都給事張
國彥等奏其略言今之論者動曰祖制不可輕議
然觀洪武初親王祿米五萬石不數年後以供給
難繼減至萬石其後代肅遼慶寧谷諸王且歲給

五百石是高皇帝祿制已無定矣永樂間秦[illegible]府各五千石遼韓伊府各二千石肅府僅七百石慶府雖七百五十石而郡王常祿於數內撥給是文皇帝頒祿已變舊矣爲今長計國家財既已無措則不得不限服制以殺其祿給祿既減則不得不聽自便以開其生路生路既開則不得不嚴法制以禁其爲非蓋審時酌變莫過于此者

臣謹按王世貞論國家待宗室自親王至中尉凡八等其支子歷八世至庶人而祿始絕然親王常祿萬石郡王二千石鎮國將軍千石下至

庶人亦百石他婚嫁居第資送導從之費不與焉嘗得宗正籍觀之嘉靖二十八年見存者一萬餘人計十年當益其半是合之爲二萬人也酌祿之中人各得五百石益萬人即益五百萬石矣天下無增田而有益祿司農何以應之是敝民也室室之仰哺待衣者日孳孳焉而卒莫與至有併室雉經者是敝宗室也請自將軍以上少裁祿數而務實其惠中尉以下毋賜爵祿而寬其禁使其才者得與寒士角才而受任其不肖者得從事于南畝以分養其身而官弗與

庶乎其猶可支也申時行宗藩議髙皇帝稽古定制封建宗藩誠爲盡倫盡制然親王封禄在洪武八年各五萬石在洪武二十八年則減爲一萬石是髙皇帝于二十年間不能不爲變通也且親藩既定萬石矣代府何爲止六千石韓府何爲止三千石肅府何爲止千五百石耶郡王初封既止二千石矣何爲襲封減半耶所以救勢之極重亦親親有等禮所在也今日當議者有三以正倫法則封爵當議古者五世祖免六世而親屬絶故七世之廟親盡迭毀絶于親

盡之祖而不絶于親盡之孫則非也宜按其籍屬别爲世次而爲之限制如親王世襲矣其爲封郡王者可限也郡王世襲矣其爲封鎮國將軍者可限也諸將軍中尉以嫡相繼矣其一子降封之外可已也奉國中尉一子得襲矣其世世承襲之例可已也以位之尊卑爲之多寡以世之親疎爲之隆殺而不得封者皆如漢列侯庶子之法則坐食可省而詔禄可繼矣以廣儲厚則禁例當議古者公族得仕于朝今宗室概以例見礙是以賢愚同滯然既限以封爵則絶

封之始宜人與之資賦之良田以爲永業其才
者使得應舉試外官如常法使不得縱不亦可
乎以節浮冗則恩數當議今䟽庶人有給矣罪
庶人之給皆同非所以爲懲也郡主至鄉君有
祿矣諸儀賓之祿不省非所以爲節也凡諸降
庶人者宜與絶封庶人同法郡主視郡王之限
縣主以下視將軍中尉之限祿皆半給餘皆量
給婚費則恩澤不至冒濫矣二臣之議論詳矣
臣以爲明太祖時藩祿多寡或以嫡庶分別或
以愛惡懸殊如燕晉諸王皆嫡出有寵而唐肅

遼岷伊俱太祖最少子非其所愛故須祿厚薄不等又或以分封之地遠近不同其邊塞民少賦薄轉餉艱難祿米亦減而郡王又因親王以爲等差如肅王一千石遼王二千石韓王三千石則其郡王之初封者亦止一千石而不能多矣岷王一千五百石則岷府之郡王初封襲封皆五百石矣此皆以理推之無可疑者獨是肅王僅一千石而郡王亦同此數伊王比郡王[illegible]封只多五百石蜀府郡王初封獨減代府郡王襲封獨多則諸書未載其說不可以臆度也[illegible]

當洪武初時分封侈費踰制故其時葉巨伯痛切言之末年始爲制限然猶給米不多大約折鈔如太祖之諭郡新肅遼等府弟給五百石可知初制原難行也至仁宗議增藩祿旋即報罷後嘉靖八年宗室日盛度支不能給乃更定條例郡王祿米初封與襲封均一千石仍三七本折兼支萬曆中朝廷以宗祿爲憂終無善策有明一代藩祿之大略如此又按明宗祿浩繁至于季年河南通省田賦不足以供宗祿黃河之用其他可知國計如此自不可以長世而宗室

困窮特甚禁制之不使出仕鈍弱者束手飢寒
求爲齊民不可得兇強者閭閻畏之等于豺虎
是以李自成敗歸陝西太原賊將陳永福荼毒
宗人城亂民乘之以洩積忿晉藩之後幾于絶
種其爲害如此豈非立法者過哉夫地不加多
而生齒日繁雖欲不困不可得也漢制分封甚
侈遂有七國之禍然諸王有罪及乏嗣即國除
自諸王外與齊民無異唐之諸王常爲都督刺
史及郡司馬等官亦多仕至將相與羣臣比肩
事主非有差級宋則親王班在宰相之下并親

王不世襲聽其出仕以資格進如趙汝愚趙葵比比也夫三代而下待宗藩之法唐宋得中策漢得下策若明世直謂之無策可爾

憺園文集卷第十八

憺園文集卷第十九

序一

御選古文淵鑒後序

皇上萬機餘暇稽古右文選定古文淵鑒既成
命臣編注別爲三集上之　御製序文冠諸篇首
範圍羣籍彌綸道要煥乎之章蔑以加矣今年春
臣乾學以蒙　恩賜假奉辭　便殿
皇上面諭臣譔爲後序以進祇　命屏營退自循
省臣本下里末儒學術淺狹遭逢際會備員禁林
得縱觀四庫六閣之秘恢廓聞見猶恐無當

聖心隕越　成命而猥以爝火之光仰附星日涓
滴之流助潤江河臣雖愚昧猶自知其不可也然
臣觀自古之有選本始於西晉摯虞文章流別一
集自後作者繼軌於今所傳若蕭統姚鉉呂祖謙
諸家而外孔逭爲文苑之選謝沈有名文之集唐
志楚辭別集總集著錄者八百一十八家莫不上
稟朝命彙成鉅典至考其删緝之旨其出於宸衷
之裁定者十無一二矣我
皇上神明天縱尤殫心於致知格物之學本源而
及流體道以盡器多識畜德衡量在心故以之討

論今古洞若觀火自臣之緝此書也每篇奏 御必親加評騭指示瑕瑜大抵近道則雖拙猶存悖理則雖工必斥臣備蒙 提誨始悟讀書爲文具有體要資以去取藉之成書私念古人著録之本今卷帙零落所存不多其存者又未必盡傳而臣決是書之必傳者以悉經
聖鑒之裁定足爲後法故也臣以微末獲操鉛槧以從事斯局者六年於兹敢敬述所自竊附於見知之末云

重刻歸太僕文集序

歸子元恭刻其曾大父太僕公文集未就若干卷而卒予偕諸君子及其從子安蜀續成之計四十卷初太僕集一刻於吾崑山一刻於常熟二本不無異同亦多紕繆元恭懼久而失傳也乃取家藏抄本就錢牧齋宗伯較讎編定次第之然後訛者以訂缺者以完好古者得以取正焉太僕之文宗伯論之詳矣然宗伯惡夫裨販剽賊掇拾塗澤之流而予獨謂夫文章之遞變非一世之積也宋之推經術者惟曾南豐氏然以較於程朱之言則有間矣南渡後諸儒之說盛行於是學者莫不擬之

而後言隨其所見之分量淺深大小以發之於文則莫不有所合自南宋歷元以及於明之初年其所稱大儒之文皆是也然至其風格苶萎益頽而爲老生學究之習若是者雖大儒不免也負才者思有以易之而不得其說則不難一切抹撥理學之緒言反而求之秦漢以上虛氣浮響雜然並作至欲遠駕於古之作者夫天下豈有離理而可以爲文者哉故文之病而幾至於亡者亦相習而相矯以然也大僕少得傳於魏莊渠先生之門授經安亭之上其言深以時之講道標膀者爲非至所

論文則獨推太史公爲不可及嘗自謂得其神於二千餘年之上而與世之摹擬形似者異趨故予謂文至太僕始稱復古其與太僕相先後而言文者大都病於剽竊者也由明初以溯之宋元以前之文其不爲剽竊而猶未盡乎文之極致者時代壓之風格荼萎者是也欲知太僕之文必合前後作者而觀之則文章之變盡此矣太僕久困公車屏居絕跡淹綜百代始成一家之言曾孫元恭負盛才既窮且老日抱其遺書而號於同人醵金而刻之垂竣身没不見其成此予之歎夫文之難如

此其傳之難又如此後之讀者宜如何其愛惜之也

梁葵石先生詩集序

銀臺梁葵石先生詩集凡若干卷先生自少宰左遷銀臺移疾家居若干年以没没後其子泗水令某刻之以序屬於予而重之以尚書棠郡公之命乃不辭而爲之序曰先生之大王父在前朝官家卿有名績於史氏紀載而先生與兄侍郎公弟尚書公先後皆貳其官士大夫以爲榮往者乙未歲予入太學謁先生京邸越十年游眞定會先生居

家爲其大夫人舉壽觴蓋壽九十有八矣予嘗爲之文以述其盛因得亟接先生之議論丰采迄今又二十年循環遺製已偶九原爲可慨也先生以貴游少登仕版諳悉典故負匡濟生民之志有父兄師友之傳習講聞雍容廊廟間坐致公輔宜無難者既躋卿貳一躓於壯衢晚年遂堅臥不起何其果於忘世邪今讀先生之詩其在京師作者僅什之三皆沖和粹穆卷舒自如罷官後作乃什之七往往多閒適郊園憑弔古蹟自託於山農田父酒人墨客之徒時或寄意於藥爐丹竈逍遙物外

絕少言及世事此先生之所爲有以自得於其中
而不以仕已喜慍幾微見乎其辭者也嗚呼此其
所以爲可傳也歟先生諱清遠葵石其別號也世
系及累官事實已詳見於志先生之墓者故特論
其作詩之言趣如此

古今釋疑序

桐城方子素伯著古今釋疑十八卷上自六經諸
史下逮稗乘文字箋疏之分合得失郊天祀廟禘
祫類禡雩望蜡臘之祭配先後辟雍明堂君后儲
藩謚號章服禮樂律曆之制度學校像位籩豆樂

緐之等差天地旋轉日星經緯讖甸州都江河山嶽之形氣經隧陰陽運氣方藥六書反切九章勾股之藝術罔不蒐討類列考究折衷之乎極博而反乎至約予受而讀之承方子之命而序之曰天下萬事皆不外於理能即物以窮其理有至當不易之則焉紛紜酬酢一以貫之此所謂知要也予觀諸經訓故馬鄭王肅劉炫杜預范甯之徒互有同異轇轕不解而賈公彥孔頴達輩依注解爲疏義引伸其辭亦不能豁然無有錮蔽至於一人之言而先後矛盾學者惑焉未知所嚮自京兆居巢

二劉夾漈浚儀鄱陽諸公能言天下之至賾其所
講論亦頗有所發明而究未必折衷至當是以國
家凡有政事因革應博論者如宋時天地分合之
祭僖祖東向之位羣言譁然無有一定予往者欲
采注疏議論並古人文章傍荆川稗編以類薈萃
畧附己意以就正有道而職事瑣冗逡巡未果今
讀方子之書能窮天地事物古今之變斂其心思
才識以蘄於至當其眞可以無恨也已嘗讀宋史
禮志謂朱文公嘗欲取儀禮周官二戴記爲本編
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所當行者盡取漢晉而下

及唐諸儒之說考訂辨正以爲當代之典未及成
書而没慨歎不已今由方子之書沈潛反覆此有
矩焉有中焉窮微極渺深切著明庶幾考亭復作
以爲知言其功豈直京兆居巢而已哉方氏自廷
尉中丞太史以來世擅文學天下言文章者必推
方氏太史嘗著通雅物理小識諸書援考該博傳
於當世素伯爲名父子耳濡目染學有原本是書
之作猶太史志也且方子鑿坏而隱標致高潔雅
不欲以文采耀世觀其自序欿然若有不足不獨
其學爲不可及矣

江左興革事宜略序

江左興革事宜略者太子少師兵部尚書副都御史靜寧慕公所行事實吾友膳部誠齋盛君所輯而梓焉者也公以方伯擢中丞開府前後在吳凡十餘年蘇困息勞祛害櫛蠹善政畢舉其最著者興水利除荒糧救菑緩征其功德於吳民尤鉅云太湖為東南巨浸江浙諸水悉滙於湖以入海而三江實綰轂其口前明夏忠靖公原吉周文襄公忱李康和公充嗣海忠介公瑞相繼疏濬之明末寖湮而蘇松常諸郡縣旱潦兼病受患日深公為

方伯則首議疏劉河起雙鐵口以屬於海以丈計者五千一百有奇次議浚吳淞江起黃浦東至施家港以丈計者一萬四百九十有奇即三江故道也其爲中丞則又濬常熟之白茆起支塘迤東入海以里計者四十有三又濬武進之孟瀆起奔牛牐迤北至孟城入江以里計者四十有八及其它支港次第興脩潦則資泄旱則資蓄有餘則用溉百姓享其利先是蘇松常三郡故有荒糧曰版荒曰坍荒版荒則阡陌緜亘彌望荊榛沙礫有田而不可耕坍荒瀕湖海之壖波濤衝蝕有賦額而無

田江南地大物夥財賦之藪然而逋負日積流亡日多而吏以賦入不中程往往負罪譴去率荒糧累之也公初以方伯入覲即疏請蠲除所司下其議屬甌閩用兵未及勘而罷久之會地震求言公爲中丞疏請盡力得報可核除三郡荒糧二千三百五十餘頃民甚便之康熙十七年江南旱十八年又大旱民流冗道路屑榆剝樹以爲食公會制府合疏請賑先期告糴江楚閒使者相望既得請則盡出帑金購米得三十餘萬石爲教條分下郡縣令各籍其民之不能自食者若干量地遠近設

給糜之廠若干所給米之廠若干所病則令視藥
醫死則視斂埋立法纖悉具備郡縣遵行之自十
九年正月盡三月止所全活以百萬計又疏請盡
蠲十二年以前逋賦而十三年以後一切緩徵尋
奉　詔如公所請蓋
聖天子在上務以深仁厚澤愛養元元而公於地
方水旱疾苦輒以上聞多見報可昔周文襄公撫
吳立表開江脩復劉港屬歲饑穀踊遣人齎金招
江楚大賈航米驟集米價頓平然則公所處時之
羸詘事之難易吾不知視文襄何如而行事適與

之拓類詎非賢哉公撫吴五年以擊悍弁爲所訐解組去既去而民益思公盛君因民之情裒輯所興革事宜彙爲一編屬予序予惟盛君意豈徒章公之功蓋將令後有考毋廢前勞以永爲吾吴利賴予既樂爲序而摭其大端書之不厭詳複者以此至於蘇松賦額之重已三百餘年前此涖吴者屢形奏牘公亦言之再三而猶格於度支之議是不無望於後來之君子

太子太傅益都馮公年譜序

吾師益都公致政歸之明年手次年譜一編以書

抵京師屬予小子序之公爲翰林當
世祖皇帝時最承　恩遇
今上踐祚由少宰累遷都御史歷刑部尚書辛亥
歲以大學士入内閣時年六十有三在閣二年即
以老乞休
上曰卿精力未衰須七十當聽卿歸會滇黔蠢動
三陲相繼用兵公侍帷幄贊密勿不敢言去至戊
午年七十復疏求去
上曰朕知卿老顧朝有老臣爲重卿可慭然邪既
而三藩次第削除海宇蕩平朝野晏然無事公求

去益力
上閔其老優詔許之是時年七十有四蓋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也
上既聽公歸猶慰諭暫畱俟秋涼發數召入 便殿懽若家人然一日畱公飯御膳房敕侍臣掖之遊西苑泛舟流盃亭所至輒賜酒果復命攜肴核歸第瀕行
上製詩章親灑 宸翰賜之又賜銀章一其文曰樂志東山是年會
太宗文皇帝實錄成錄其舊勞又即家賜銀幣鞍

馬加太子太傅蓋
上難公之去及旣去而受眷之隆如此予小子以
乙未歳入成均公方爲祭酒受知最深得悉公生
平大槩公居家廉儉食不過二豆好讀書至老不
倦抱卷哦咏蕭然如寒士性洞達無城府聞非禮
之言卽義形辭色好推轂賢士大夫凡大廷議論
及在殿陛間言事勁直不阿以此蒙
上深眷予閒案史書所載漢唐以來宰相能君臣
相得善全於功名之際蓋難矣若功成身退而寵
眷不少衰得以耄年優游泉石如公者抑又難矣

蓋公遭逢清時荷今
天子仁聖篤念老臣恩禮有加而公亦能以忠誠
自託於　黼座久而弗替所稱主臣叶德一心三代
以下良未易遘然則玆譜之傳非獨髣髴公之生
平而　本朝明良交泰之盛有迥非前代所可及
者異日史氏亦當有所采云

高侍講扈從東巡日記序

因事著述文人事也傳稱登高能賦遇物能名爲
卿大夫之才蓋能賦則熟悉其山川原隰之廣陿
道里之夷險以爲治國用兵攻守之法能名則習

知其草木鳥獸蟲魚百物之情狀以悟夫陰陽五行盈虛消息之理古所謂閎覽博物君子故可以爲卿大夫也漢唐以後好文之天子亦盛選文士列置禁近遇有巡遊則從之以備顧問然愚考漢武宣之世司馬相如枚皐東方朔王褒張子僑諸人以文學後先侍從皐朔持論不根相如辭賦失實而褒等所至宮館輒爲歌頌時議其淫靡不急故天子意亦薄之他時公卿之選數人者不以與也近世若明二祖之從諸學士可謂盛矣然君臣之間猜疑却顧譽咎兼半論世者猶不能無慨然

今侍講高君以康熙十六年選直南書房其扈蹕
上陵以抵塞外則自二十年始時六飛橫鶩鈎陳遶
午君以弱書生出入於斯門射生閒終日馳逐不
離乘輿左右晚憩行帳飢不及餐輒觸事成咏或
倉卒應制據鞍疾書不經刊度而妙合宮商時蒙
上賞歎數召入帳殿賜酒夜深乃退其才具敏給
如此君不以自多也顧以其閒述爲行記凡
上之上膳長信宮秖謁陵寢及駐蹕賦詩校射班
賞來朝諸部落次第必書至所過關塞亭障爲金
元以來用兵處尤必攬其形勝詳其廢置年月根

究得失瞭若指掌以及方言名物之類廣蒐旁羅纖微畢舉足以備昭代之典故而資儒林之考證以此知高君之著述雖小若自比於古之稗官者流而用意深遠矣今

天子方倚重君將待之帷幄之任謀謨之寄則傳所謂卿大夫才者非君其孰當之與予故樂爲序之益歎世之徒以文人目君者皆不足以盡君也

少傅高陽公心遠堂文集序

少傅高陽公心遠堂文集初刻二卷今增奏疏論記誌銘雜著凡若干篇共八卷皆公所手自論次

者也公以韋平家世遭遇　兩朝居端揆者三十
年天下後世仰放勳重華致治之極即有以推皋
夔稷契之所以贊襄者公蓋無所藉於文章以傳
也然而皋夔稷契之言具在後世文章之士豈復
有能逮之者哉文章家自梁隋而後始人別爲集爰
及李唐宰輔有集傳於世者若蘇許公張燕公張
曲江權載之韋處厚李文饒皆實大聲宏彬彬郁
郁一時文章之士未有能出其範圍者也宋范文
正公韓忠獻公富文忠公文潞公司馬温公亦皆
有集傳世其未嘗有意於文而指陳事理和平正

大適用濟時雖歐陽之遒麗宕逸蘇氏之縱橫才辯亦未能過之也當明之盛時二三豪俊蓋嘗欲以詩歌古文辭鼓動當世之信從矣由今觀之其與東里長沙震澤諸公之文規模大小爲何如也今公旣已得事

聖主毘贊密勿使我　本朝之盛德大業絜美唐虞抑又非唐宋明諸公所可幾及況公之文敷陳治道損益文憲孕育元氣洞抉精微自有足與昔之陳謨颺言者相爲表裏者乎以彼唐宋明諸公若幸而逢今日之盛得從容廟堂之上如公之久

其發揮流露於文章吾又知有不止如當日之所傳者則又重有感於君臣相遇之故也

宋金元詩選序

唐以後無詩之說予心疑之久矣文章之道以變化爲能以日新爲貴天之生才無窮事物之變態無窮以才人之心思與事變相遭而情景生焉而眞詩出焉不可以格調拘不可以時代限也從來作者風會遷流體製各別義熙之作不類建安而陶謝與曹劉並美永明之體有異天監而沈范與江鮑齊蹤唐人未嘗祖漢魏而祧六朝後人輒欲

宗唐而黜宋元夫宋元人詩風調氣韻誠不及唐而功深力厚多所自得如都官之清婉東坡之豪逸半山之堅老放翁之雄健遺山之新俊鐵崖之奇矯其才力更在郊島諸人上而輒云唐後無詩是猶燕冀之客不信有峨眉羅浮之高揚粵之人不信有盤江洱海之闊徒為陋而已矣自明北地信陽起倡言盛唐婁東歷下後先同聲學者莫不家開元而人大曆宋元詩集幾於過而不行近代操觚家乃稍稍復言宋元雖然宋元詩未易讀學宋元詩亦未易也宋元人之學唐取其神理今人

之學唐肖其口吻所以失之彌遠今不探其本轉而以學唐者學宋元惟其口吻之似則麄疎拘硬佻巧窒澀之弊又將無所不至矣故無宋元人之學識不可以學唐無唐人之才致不可以學宋元予嘗論之云爾前吳興守廣陵吳菌次先生當今最爲工詩其稱詩實宗三唐而自唐以下無所不鉤貫以宋元人專集既汗漫文鑑文類所錄又不能精諸家選本互有得失於是刪次宋元幷金人之詩都爲一集其所收者縱橫變化各盡其才之所至而粹然歸於大雅其疎野凡俗稍落窠臼者

槩從刊削是編行庶幾三四百年才人之心靈光燄得煥發於斯世而學者有所準的亦不至窘步而乖方予故推其意而序之既以救貌爲唐詩之病亦以告天下之貌爲宋元詩者也

順天鄉試錄後序

康熙十有一年秋八月伏蒙

皇上命 臣某 副脩撰 臣某 典順天鄉試 臣 自惟固陋奉 命以來夙夜秪懼恐掄選無當以負

皇上簡命之意既竣事得士凡百二十有六人錄文二十首上呈 睿覽 臣 例當颺言簡末 臣 惟

國家登用賢才以鄉薦爲始況　畿輔根本之地
四方風化視爲盛衰者歟今天下之患在於百姓
窮苦人材萎苶我
皇上宵衣旰食求治至急凡所以省徭役捍災祲
爲小民計休養者靡所不至而尤樂得海内之士
將與之共理焉乃
皇上所須以共理天下者如此其急而士多靡然
不振其俊偉卓絕克副
聖天子旁求者十不得一二士習漓而實學衰非
一日之故矣三代之時鄉舉里選以及漢之孝廉

茂才皆以其素取之後世專尚文藝則操觚之士莫不抵掌功名然自隋唐以來迄於今茲其制亦無有大變之者文章之道本乎心術而通乎政治蓋亦虞書所云敷奏以言之指而觀人之道或不出乎此也今之士子自其幼所誦述何一非堯舜以來脩己治人之要而習焉不察凡父兄之所以教其子弟與士子之早夜以思以爲如是而得如是而失者不過懸一第以爲的苟獲中焉則以爲無餘事矣夫今日所用以芘事臨民者取之雖非一塗而得之科舉者最衆惟平時無學問則無廉

恥而其體不立無學問則無經濟而其用不行
國家列詩書六藝之文以造就人才將有所用之
也乃　朝廷用之之始已爲士子習焉之終於以
經國理人茫乎不知所謂不將與設科之初意悖
而　國家之所屬望焉者亦豈僅爲士子一身之
榮已乎今多士雖未登政事之庭已與於興賢之
目矣自今以始其爲責也方大而爲期也甚遠異
日舉於春官策於　殿陛由是納忠效信益求不
媿其言而施之實用使人謂
聖天子得人致治之盛自　京畿始是則臣等所

以不負　簡命之意而多士所以不負制科之典

者歟臣乾學草野豎儒備員侍從親見我

皇上講學勤政夙夜憂思求賢若渴故與臣啓僔

入棘之日務采得實學以仰荅萬一而於是錄也

既拜手敷陳且以爲多士勗焉

大學士孫公史億序代

自秦幷天下建郡縣而後能以其治幾比隆於三代者唯兩漢而已上之恭儉仁厚寬刑薄賦下之危言讜論豐功偉節雖至於末世不改又得司馬班范之徒爲之摭拾衆史鋪張揚厲垂之不朽而

其間始治而終亂此忠而彼佞又能一一摹畫以盡著之於後世於是讀三史而貫穿融會之以上下二十一史之編纂可一屈指而數之矣自唐以來讀史家除注解諸家外厥體有二一則鉤稽年月分別體製是為考訂之家如劉知幾劉敞之類是也一則敷陳事情旁及文字為辨論之家如蘇轍呂祖謙之類是也然皆蔽於目睫未為兼通昔人云讀史者要如我身處其地平情而論之孰為得孰為失務得其至當而後已然非經事多而嘗變久則其識見容有所不及而其議論亦未免陷於

一備此讀史之難也大學士孫公以宏才偉抱出入中外參預密勿者有年所當天下之是非成敗人才之賢愚邪正耳聽目記諳於神明故其致政之暇日讀三史隨其所得筆之一字一句旁見側出不特以資談助廣聞見當其批卻導窾摩挲五百年故紙而神接於三史氏之間又旁及於蔡邕荀悅袁宏謝承華嶠袁山松數十家者而與之揮斥其意見折衷其是非則實足以爲治天下國家之龜鑑此古今未有之書也聞公家居所成書尚若干卷恨不得盡見又念與公生同里薦於鄉者

同歲公今方如歐陽公一琴一壺一碁偕其金石圖書數千卷自稱居士以徜徉於潁水之上予特爲世網牽絆求一清閒自適之頃不可得不覺撫此卷而慨歎已

家兄孚若詩集序

予與家兄孚若爲再從昆弟伯母顧夫人即吾母之姊予童時每與兄同過外王母家比羣從游處更密兄長予二歲九齡能作詩歌小賦談述經史滚滚可聽猶憶一日會葬外王父畢泛舟巴城湖過黃𦼮綽墓兄左手持巨觥右手操筆作七言長

歌頌刻立就坐中諸君無不頫首屈服其才思敏捷如此外王母何夫人知書有識鑒毎撫兄與予曰楊惲爲史遷之外孫魏舒成甯氏之宅相老年屬望惟汝二人予是時亦略通文史然不逮兄遠甚壬癸之間兄在黌序聲名益起同邑顧公宗伯家伯父中允歎賞不去口兄旣銳意爲制舉之文而恒以餘力研究離騷文選及漢魏六朝三唐之詩會東南多事舅氏亭林先生避兵常熟之窮邨兄往依之朝夕討論故詩日益工丁亥以後兄恒讀書郡城葑谿與諸名士倡和輒擅場林山人若

撫年七十餘稱老詞客得兄詩輒手錄小楷置懷袖間燈炧客散猶拈管賦詩索兄酬和一時之能爲詩者莫不推吾兄也兄久不得志於有司嘗渡揚子過淮東浪游潁亳陳許間所爲詩更富予亦好游北極幽幷南至嶺海於帰也必以所作詩文互相考質予見兄作每爽然自悔欲焚其藁大約兄之少作才氣奔騰追風掣電古歌樂府淩厲無前穠麗間似駱丞奇險或如李賀既乃咀味襄陽右丞東川左司諸作久之而帰宿於少陵昌黎兄才固不可及而學詩亦凡數變矣今刻其詩若干

卷命予序予惟二十年來人事稠雜雖未能與兄時時相見如少時游處之樂然惟予知兄爲最詳因略識之如此

修史條議序

某弇鄙無似猥以明史開局院長葉公屬同舍弟中允預纂脩之役時舍弟都御史爲監脩辭於院長弗允因日夜蒐羅群書考究有明一代史乘之得失隨筆記錄以示同館諸公未幾中允以疾去葉公下世某被　命同學士陳張二公侍讀學士孫公侍讀湯公曁門人王庶子爲總裁官而舍弟罷

柏府之職留領史事益以向所討論者詳爲商摧得六十一條存之館中庶幾相與整齊慎覈以成一代信史無負
皇上簡命而已自惟腐儒通籍十有五年徧居司籍之曹久處載言之職兼以兄弟蒙　恩並預筆削雖遭坎壈仍握鉛槧敢不竭其遲鈍少荅涓埃惟是成珍裒者以衆腋而溫構廣厦者以羣材而就所冀同事諸先生詳加商訂毋致牴牾熟探劉氏之史通冀免唐書之糾謬
桐城張西渠詩集序

龍眠張西渠先生大司空敦復公之賢兄也十年前秉鐸吾吳當事者以循卓奏聞當歷簿領而先生遽拂衣歸予向者家居時嘗捧袂雩壇之下深仰止焉先生歸日與其友陳滁岑潘蜀藻姚羹湖相唱酬龍眠詩格清高刻露大江以北推爲翹楚滁岑蜀藻予久聞其名未得相見羹湖爲予總角交諸公年皆七十餘獨羹湖六十三先生有别業在宅西曰勺園與諸公爲眞率會花時則舉行亦謂之曰花會各賦詩以記之想見李公麟宅下華顛數老扶筇載酒居然圖画令人神往予方得請

南還行有日矣遡牛渚眺灊岳蠟屐龍山嘗在夢想吾郡蘇舜欽滄浪亭先生講肄之地鄧尉包山林木深秀先生其尚有意乎宿春之日書此屬大司空遺之

焦林二集序

詩之爲教也風與雅無以異也然而黍離降而爲風聖人於此恒有不得已之防焉非謂風之不如雅也詩至於風又降而爲列國之風而變而無所復入矣是其音節之間疏數之數厚薄廣狹之分必有不同者矣變至於風無所復入而溢而爲騷

又由騷而爲曲爲引爲歌行各體㸌然並出漢人因之收爲樂府夜誦代著新聲三百之遺無幾聖人知其然而欲爲之防而不得故於雅亡之際有深憂焉自樂府衍而爲五七言寂寥於兩晉淫靡於六代唐人振其頹響而五七言近體復生則又漢魏六朝之極變而與三百篇迥别者也然其盡態極妍而無可復加亦何異風之與雅乎作者第守此足矣北宋楊劉以前猶稍規前製蘇黃決其藩籬南渡以後學蘇黃者又失蘇黃之所本故立論愈快說理愈透而舉唐人蘊藉渟滀之意蕩然

無復遺餘豈非詩道之又一大變乎有明何李輩起於是思變而反之初盛其變是也其所以變者非也今人槩舉何李而訾謷之承學之徒末師競是其目中初不知三唐爲何物況於隋梁以及建安以還則欲爲唐人之防於此時者非夫鉅公碩儒擅博通之識尋源竟委以大肆其詞於絶學將廢之後固不能以單詞隻語塞群囂之喙而使之折而從吾之教也恒州尚書梁公蕉林二刻成予受而讀之其風調高古不落凡近是已而於其所謂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者亦能斂抑其才氣而與

夫沈宋之作者相合於毫釐之間人徒見其體格之渾成而不知其憂深而慮遠非灼見風雅升降之機而得聖人刪詩之心者不能爾也公立朝日久諳達故事諸所建置動爲後則天下推爲老成典型乃其於詩亦慎重不苟如此使人得是集而卒業之反古之機其在是乎

補刻編珠序

編珠四卷隋大業七年著作佐郎杜公瞻奉敕撰也凡十四門門各有類惟取其事之切於用者故卷袠不多攷隋經籍唐藝文二志並無此書他

書錄亦皆不著蓋凋零磨滅久矣詹事江村高公偕余奉　命校勘閣中書籍得之已逸其後一卷詹事喜而錄之既南歸則又加之是正而博采故實以補其闕仍爲四卷又廣其門類之未備者外爲二卷而編珠乃爛然成書矣按歷代史志有雜家而無類書新唐志始別爲一目自魏晉以逮南北朝君臣宴集每喜徵事以覘學問類書於是漸多然今世傳歐陽詢虞世南徐堅所排纂皆唐初時人而志所載隋以前書如皇覽類苑壽光書苑華林遍略等書當時極貴重其卷帙頗繁今皆無

一簡存者即如戴安道顏延之之纂要沈約之袖中記珠藂其書不過一二卷亦盡巳散逸獨編珠猶得其半詹事從而補綴使殘闕以完豈非快事與閣中書籍虞山錢氏以爲數代之遺編在是而明末多燬於兵火以余所見萬曆時張萱內閣書目存者十不得一二猶往往有宋雕舊本幷皇史宬所藏永樂大典鼎革時亦有佚失往者嘗語詹事值

皇上重道右文千古罕遘當請　命儒臣重加討論以其秘本刊錄頒布用表揚前哲之遺墜於萬

一余老矣詹事孜孜好古能闡幽表微幸來日勿忘此言也杜公瞻亦無表著談藪嘗載隋京兆杜公瞻嘗邀陽玠過宅酒酣嘲謔者即此公瞻無疑吾未知其人何如顧得藉我詹事以存此書有厚

憺園文集卷第十九